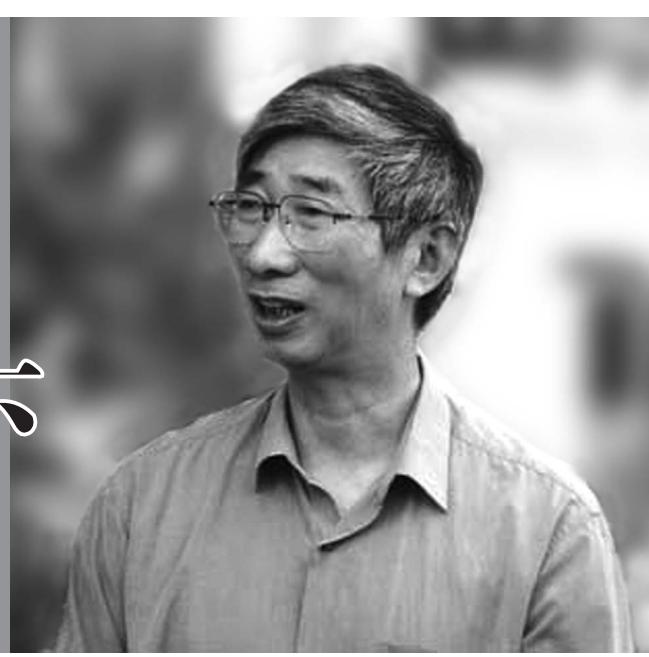


## 人物

履痕万里  
华滋天下

□叶文玲



梁平波:1945年出生,福建长汀人。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现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浙江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7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擅长人物画。早年从事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的创作和编辑工作,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有大量作品发表。后期致力于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和探索。

与每个画家朋友的相知,大多总是先从他的画作开始。与梁平波的相见,也是如此。

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是一幅周总理的画像。

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我最早见过的人是周总理,最热爱和景仰的人也是周总理。1957年春末,我第一次到杭州,挤在杭州欢迎的人群中,看见了周总理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坐敞篷车参观杭州市,沿途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人们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与掌声连绵不绝、震耳欲聋,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周总理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对于那时尚属年幼的我来说,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炯炯有神”。挤在人群当中,虽然明知是淹没在欢迎人群的汪洋大海里,但是当总理的视线扫过我所在人群时,却总有一种“总理看见我了”的冲动,总有一种情不自禁想要欢呼雀跃的表达。这“炯炯有神”中,显示了周恩来总理那令人敬佩的人性力量和人格精神。

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目光明亮如炬,炯炯有神。

再次感到的目光,就是在梁平波的画展中。

作为画家来说,平波不止一次地画过伟人和名人。但当我们共同想起周恩来总理时,平波手上画着嘴里说着,面对平时不善言辞的平波,我感受到了他由衷的激情。

也是那一次,我一边听着一边看他画着,不由得把我深藏心中的爱戴激发出来,尽管我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听这个名字就泪似泉涌,我心中的激动却仍是无以复加。关于周总理,万语千言只化成八个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也许是因为平波小时候多次见过周总理,在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专业”作画后,他画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我觉得就是周总理,不但形似,更兼神采。

平波是高干子弟,我刚调回杭州时就有所耳闻。但我与他初次相见和日后相处时,却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高贵名门的那种盛气凌人。与我前后调动回杭的温小钰,尽管平波那时是领导,她却像喊小弟弟那样“大梁大梁”地叫,而不论他在起初工作的出版社,或在宣传部,或到省政协,或做省委领导,许多熟悉的人都称他是:大梁。他也从不以为意。

也许对他的叫法就该是这样的亲切而不拘礼。我第一次与他见面,便感觉似乎是相识已久,在他面前从来都不觉得拘束,一向是有话坦陈,直抒胸臆。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每当我遇到写作方面需要与别人探讨和交换意见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要听取他的意见。

记得我将《秋瑾》这部长篇刚完成,打算交由上海方面出版时,平波建议说:虽然上海的出版社名气较大,但是作为浙江的作家,写的又是浙江的名人,更应该注重故乡的需要。听了他的意见,我重新选择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秋瑾》出版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在省内外都有不同凡响的好评,这与平波的支持和点拨是分不开的。

自此,我对作为领导和朋友,作为有心人的平波的建议,更为尊重。

因为是高干子弟,从政学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但平波自己却自幼喜爱画画,父亲不是很赞同他的选择,说妹妹已经济独立了,你应该学科技。他就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服父亲:革命队伍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一条是文化。最后实现理想的和目标的,并不完全是父亲的默许,更多的却是平波自己的坚持和执著。

像所有书画家一样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地下工夫,像王羲之那一池洗砚水一样,平波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付予了绘画。

平波素来并不爱说话,很少外露和张扬。我到美国去领奖时,他并没有多说祝贺的言语,只是不动声色地送了我两幅字画,作为赠礼表达他的贺喜之意。这悄无声息的祝贺,使我

感受到大梁的那种与不少作家相似的情怀——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关爱和细致入微的体察。

温文尔雅的梁平波,从不在人前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丰富,就像他最早送给我的那幅小画一样:一个划船的老汉和他的女儿,又朴素又自然。这幅小画,一如其为人一般亲切平和,也正像他的内心世界一般意蕴绵长。这样的画,这样的人,就像我们所期望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亲切和谐。

平波的画,就这样渐渐进入我的心底。十多年前,作为相交甚笃的文朋艺友,我就想写一写梁平波,但彼时大家都知道他是“领导干部”,我写他,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一种“媚上”和奉承,于是只好作罢。

但是此后,凡是杭州举行画展,只要有平波的作品,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看。20多年中,平波和几位画家也多次举行了画展,一次比一次精彩。

而今我们都已退休,离开了领导岗位,成为纯粹的画家与作家。抛开了世俗的偏见和顾虑,终于可以好好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平波的一切。

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写还是画,首先要出于内心的向往,更要有一种激情。平波作画,同样有一种激情蕴含其中。

而这激情,便来自西藏。

关于西藏,去过的人,各有各的感受,“看了西藏的风景,世上再无风景。”有一个写散文的朋友曾经这样说。这句话,就是对西藏最好的概括。

说起西藏,我首先想起自己初到西藏的情景。

西藏,陌生而神秘的西藏,令我感奋令我激动的风景物事太多太多了。过不久就发现:那位形容西藏风景的散文家说得确实经典,西藏的风景举世无双,真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但是,千景万景,千事万事,都比不上在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时,讲解员说的一句话更使我惊叹——

他说:在西藏,最不值钱的是金子!

细忖这句话我才明白:这位讲解员不过是借此间风景,巧妙地表达一种具有辩证意味的价值观。

在西藏,所到之处,无时无日不看见金子:在天穹下,在许多官堡之顶,在无数寺庙之中,在大佛释迦牟尼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塑像和灵塔上,数以吨计的金子,被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作为人间最高贵的表征,或复盖或装饰着这些圣洁庄严的场所,金光灿然,无比辉煌。

于是,当在西藏各地的旅途中,当一再遇见那些一步一叩头长拜,花一年两年时间到达信奉地的信徒时,我心里就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凝目回望他身后的沙石路,我觉得那条路其实就是用金子铺就的。不过,那金子积在他的心中。

但在西藏我又发现:还有比黄金更值钱之物,就是代表藏胞最美好心意的哈达。向尊贵客人道一声扎西德勒,献一条洁白哈达,是藏胞最隆重的礼节。当那一声甜美而又庄重的“扎西德勒”相互道出时,我骤然明白了什么是这里最高尚和最贵重的:高高的雪原,庄严的珠穆朗玛,是西藏高原最尊贵的象征,而一条洁白的哈达,便是藏族同胞金子般的心。

平波去西藏的次数远较我为多,并且他所画西藏主题的绘画也是,不可胜数。而每次看到他画的西藏,我还是会像第一次到西藏那样地激动难抑。

他画西藏的人,西藏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飞鸟走兽,无不栩栩如生。他的画,比照片更为生动,那是因为他不是单纯地以技巧来画,而是以感情来画,用心来画。

他画的藏族人民,是他履痕万里的收获。他到西藏,目光始终关注的是藏汉两族的人民。从他学连环画开始,事事有心的平波,用画笔记下了无数双“爱的眼神”:无论是牧羊姑娘

“千年等一回”缠绵的眼睛,或康巴兄弟热血结盟的眼神……他把父子默契相视的深情,母亲舐犊情深的亲情,这些无与伦比、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人间至情,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融入画面中,令观者感同身受。

平波之所以画了藏民并得到大家的赞许,更因为他不只一次地去了西藏最困苦的地方——没有树不见绿色的那曲。

正因为那是那样一个荒凉之地,我这个自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人,也不想去。可是平波无愧是一位有勇气和力量的画家,他义无反顾地走进西藏的深处,面对茫茫雪海冰峰卷浪的雪域世界,他看到的却是藏族人民生机盎然的新生活风情,他笔墨兼顾、神采飞扬地表现了藏民族的勤劳、淳朴、智慧和勇敢。在平波的画里,他水色交融,气韵流畅地描绘了苍茫草场、五色经幡、妩媚少女、剽悍骏马。

雪域高原的西藏,有着雄奇壮美的山川,瓦蓝晶亮的苍穹,正因为千年百年浑然天成的自然,这天人合一的界域,生养着淳朴、勇敢、纯洁、热情的藏民族,有着悠远的历史,浩瀚的生活和文化,有着丰富的艺术宝藏,这一切,更使平波豁然勃发了一股浩然正气,不凡的精神境界,史诗般广视域,以及随着这种视域奔涌开来的创作激情。

故而,尽管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表现西藏、表现那曲,但是只有平波,因为内心的那种无比的激情和期望,才能把他对藏民的印象鲜明地表达出来,他赋予藏民一种深沉而又豪迈的形象:像高原一样辽阔,像雪山一样纯洁,像阳光一样炽热。不论是高举经轮的老人,还是怀抱婴儿的妇女;不论是马背上剽悍的骑士,还是吹着大法号的喇嘛,梁平波都一丝不苟地从收集的素材资料中找到模特,然后倾注热情,刻画下来,绘画众多的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而丰满。他琢磨这些人物,与这些人物“谈心”,然后把自己的乐观和激情融化在这些人物的形象上,表现出来。

正因为平波的坚韧、淳朴、热情和豪放,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具有品目的高格,所以他才始终把持着真正的创作自由,彪炳着艺术的精神价值,追求着艺术的目标,引领着时代的风尚。

说到平波到那曲的前后过程,我当然只知道大体情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越是困境的地方,越能激励人去奋斗。

事先,梁平波只打算画两幅丈二匹的长画,但是,当笔从这纸面上铺陈开来,当眼光和激情随着雪山草地中的藏民在他心底澎湃起来,一发而不可收。由衷的爱好,强烈的激情,原来遇事“悠”着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平波,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一泻千里。平波激情四射,夜以继日地画了9幅,连缀而成有187个人物,横32.4米,纵1.4米的巨幅长卷。

这幅长卷是平波最精彩的作品,也堪称是他的经典之作。这长卷真实展现了雪山草原的壮丽情景和独特的藏民生活风情,哪怕没有亲历过的人,都会因而浮想联翩。

平波的这幅画,不啻为画家献给西藏人民一条洁白的哈达。这幅特殊的祈求幸福和祥瑞的哈达,传达出藏民族独特的文化气息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对于平波来说,画画是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他的画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在多次欣赏了他的画作以后,一些老朋友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优秀人才很多,少了一个领导干部没关系,但却多了一个好画家。

同为画家,许江也非常赞赏梁平波,说他大胆使用了多层次而又强烈的笔墨手法,把高原人群风吹日晒所特有的皱纹,那坚韧而挺拔的骨架,那沉稳而自信的神态,用不同的皴法,不拘一格地塑造出这些饱经风霜的面庞,镌刻了这些不同的性格形象。

所以在梁平波的画中,就像许江所评说的,我们总是看到一种生活强者形象:人物饱经沧桑,却没有痛苦状;充满岁月的斧凿,却没有夸张的悲怆感;诉说由衷的祈求,却洋溢着生活的热望。

所以,看了他的画,使我加深了对雪域高原的崇拜。对于我来说,看他的画作,就是一种享受。无论每次有这么多的人去看他的画展。

看了他的画作,我曾经想再次去西藏包括那曲,可当我因病不得不放弃这个奢望时,我不能不想起梁平波在《履痕万里》画册开头的话——他以“无数双‘爱的眼神’”,以他反复表达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

爱,不需要万语千言,而是我们的感同身受。正如我在《愿爱永存》的小文中所说的,“爱”是人心中的最高准则,没有爱,就没有我的那些文字和每一本书。爱,是我一直以来自写的目的。我的老朋友——性情中人翟泰丰,也以“爱”是人类的准则,来鼓励我。无怪泰丰以一幅3米长的画赠送和表达深深的情谊;而平波在我好转并可以行走时,也以一幅最使我喜欢的藏族姑娘和小羔羊来表达对我的慰藉。我不但感受到平波所倾注的心血,也感受到了他所倾注的对生活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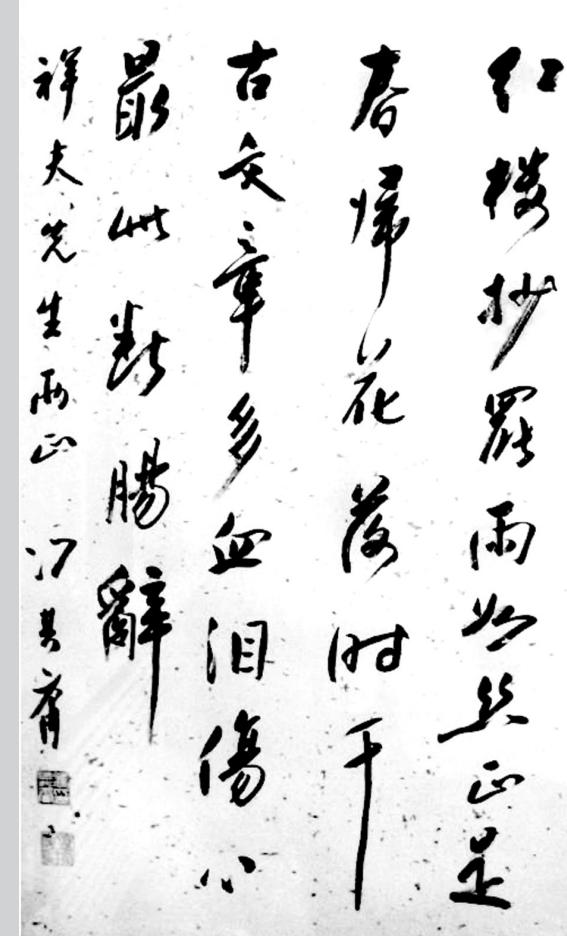
写完了我对梁平波的感觉,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把他写出来,比方大家都赞扬他作为领导的没有架子、他的勤奋、他与人为善的处事方法,甚至包括他每年给大家送年历这样的小事……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位老朋友自勉的一句话: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这句话,不只一次打动了我。

我不知道平波有没有看到过这句话,但我想他一定会知道这话中的含义。就像离职之后,尽管人们不再叫他书记部长,而是最亲热的两个字:“大梁”,他却甘之如饴,只是心无旁骛地专心作画一样。

我祝愿大梁,美意延年!



□王祥夫

## 宽堂冯其庸

冯其庸先生是性情中人,你请他写字,他未必就会给你写,有时候你没请他写,他倒会写给你。冯先生名重天下,片纸只字,往往被人奉为至宝。第一次去通县芳草园看冯先生,天下着雨,去到冯先生家天已黑了。照例是坐下说话喝茶,在冯先生左手的那个小客厅里,小客厅不大,东墙是书架,架上满满都是书。窗子在南边,看得见窗外那块两米多高的太湖石。北墙上挂着谭凤环女士画的古代仕女,像是仿陈老莲。冯先生招待客人一般都在这个小客厅。那天走的时候,外边雨还没停,是冯先生叫的出租车。后来再去,常常会坐到冯先生的工作室里说话。冯先生的工作室在一进门右手,这间屋子比较大,会客室里还有一间小室,放着各种书籍和画框,但那个门常关着,很少有人能进到里边去。冯先生的书案,或者也可以叫画案吧,既宽且大,案上放着很大的笔架,上边挂着各种的笔,还有牦牛的尾巴。冯先生的画案看上去乱却有情趣,案上有瓶,瓶里插着枯干的芦苇,有时候是枯干的荷叶和莲蓬。还有绿萝,当然,绿萝是活的,从瓶里爬出来,再慢慢爬到别处去。冯先生正在画或已经画好的画都在案子前边放着。冯先生的画有很大的气魄,笔下的瓜是自成一路,这边扫一笔,那边扫一笔,上边再两笔,功夫老到,气韵独绝。冯先生的堂号之一是“瓜饭楼”。冯先生幼时家贫,粮不够,只好以瓜代之。所以有时候去,偶尔可以看到冯先生的案头放着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南瓜,南瓜的颜色很好看,朱红,或是那种浅灰绿,都很触目好看,是人们送冯先生的,清供一样摆在那里,想必是看一阵子,然后再入厨入馔。冯先生的堂号“瓜饭楼”很特殊,以“饭”字入斋堂号的本就不多,同时,冯先生也爱画瓜,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画。有一阵子,冯先生热衷于搞笔墨探索,直接用大红大绿画瓜,或者用大红大绿画山水,或是画大红大绿的植物,是印象派的感觉,十分特殊,前无古人,让我于心中觉得感动,感动于冯先生艺术生命力的旺盛。冯先生的画是真正的文人画,以意取胜,笔简意不简,笔法生辣,所以耐看。画瓜的画家很多,但冯先生的瓜挂在那有与众不同处,会让人一眼明白那就是冯先生的瓜,并不需要说明。冯先生的书架也很阔大,书架上放的更多的是各种古时的瓶瓶罐罐。记得有一次随冯先生去古玩市场,冯先生的眼力真是好,几件东西一上他的手,是样样都对。若放在摊上,又往往会被忽略掉,这就是眼力与学养。冯先生来我家,一眼就看到我案上的洒金明炉,我想送先生,但至今尚未送出,因为是家人的遗物。有一次我拿画给冯先生看,冯先生问上边的闲章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多画牡丹,用赤纸,勾线,胭脂白粉层层叠加,很好看。那幅画上的闲章是四个字:“好色之徒”。先生听了,像是有点不高兴,说:“章不要乱用。”

冯先生年轻的时候酒量想必很好,也善饮,他的画上就有“酒后醉写”之类的小题跋。那一次,因为我出国,有一年多没见冯先生,见到先生无法不高兴,也是一时太高兴了,便过去敬先生一杯酒,冯先生一激动,一杯酒喝下去马上就大声咳嗽起来,酒已经呛在了气管里,周围的人都吓坏了。冯先生马上被送到了医院。冯先生现在已经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小餐厅里放着许多好酒。记得有一次在冯先生那里喝小茅台,我向来不喜欢喝茅台和五粮液,一般喝酒总是要泡酒,而且是高度的。但在冯先生家里喝酒,是什么酒都好!那天冯先生也喝了点。吃过饭,又上楼看书。冯先生的家里只是书多,楼上楼下都是书。冯先生的院子里有一株腊梅,春天会开出娇黄的花来。有一次去,在一进门的地方,两盆盆梅正在开,一红一白,很香。

冯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冯先生是童心常在的人。

冯先生去西域考察,真是壮哉,是“老子犹堪绝大漠”的气概。

不见冯先生又已近一年,十分想念冯先生。今年春天,我想,也许就在南边的露台上种几株南瓜,心里想着,也许要向冯先生讨几粒瓜种,冯先生案头的南瓜那么大,那么好看,朱红的好,灰绿色的也好,都好。

## 收藏



印章艺术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据我国文献记载和出土遗物证实,印章大约是在春秋后期至战国这一时段产生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作为表征权益的法物和凭信工具被广泛使用,并设专管部门严格管制,对官、私用印及名称严格规定:天子用的称“玺”,其材料用玉,其他人用的只能称“印”,其材料不能使用玉。玉印从此成为皇权与尊贵的象征。至唐宋时,他自己“贞观”二字连珠印,出现在唐代内府藏书画作品上。印章又作为可供欣赏的独立艺术品,发展为欣赏一系。其后至元明初时,书画家王冕发明用质地松软的花乳石制印,从此篆写印文与雕刻往往由同一人完成,作为欣赏一系的雕刻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繁荣至今。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中国印”让更多世界领略到中国篆刻艺术的独特魅力。

我国现存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玉印仅500余方,它们在篆刻艺术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国有几千年的玉文化传统,玉印材料珍贵,雕琢过程艰辛而缓慢,玉印在经久遗存的过程中,因其不易受氧化腐蚀,所以弥足珍

贵。至今,古代制作玉印的工具未曾被发现,从玉印的字口制作痕迹推断,是玉工用钻子凿之,或琢磨而成的。从现存皇室专用玉印来推断,是由书法家书写印文,再由制玉印工制作完成的。到了汉代,官、私用印在社会活动中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印章艺术的快速发展。玉印艺术也走上了历史的全高点。至魏晋时,印章艺术风格出现转变,玉料渐趋昂贵。玉印制作艰难,又具独有的审美价值,所以,只有皇室及权贵士大夫阶层才享有